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六十七回 俏細君遇舊說風情 癡丫頭有心窺露破

話說前回書中陳小儒派阿瑤管理繪芳園，阿瑤一味巴結要好，分外勤謹。數日後，各處亭台軒館，比往常淨潔生光。小儒甚是歡喜，即存心仍要提拔他，當名上差。因沒有空缺，暫且擱下。況管理園子，亦是件輕鬆執事。清早督率著一班粗使僱工，往各處打掃拂拭，及一切簾幔陳設古玩等件，該添該換的隨時整理，到蘭姑那邊請領呈繳。若逢宴會日期，上頭擇定何處，即叫人安排鋪墊各物伺候。又監著花兒匠修紮盆景花草，每天午後，叫僱工們挑了水，至各院落內澆灌一番。回來即算一日的交代已畢。下晝時分，阿瑤便至前邊來尋連兒，三桂兒等人說笑，倒也十分快活。現在連兒、三桂兒皆隨了小儒等往總督衙門，連日阿瑤沒了去處，只得在園中各處走走。見一班丫頭們進來玩耍，阿瑤雖不敢入他們的群隊，有時遇見也搭著話兒說笑兩句。眾丫頭因阿瑤生得俊俏，說話又和氣，亦樂於同他親近。反是阿瑤為日前梁明曾囑咐過他，怕的冤家路狹被人撞著，傳說到上頭知道與自己不便。見他們鬧狠了，即借故遠遠的走開，以避嫌疑。

這日午飯後，覺得身子困倦，便摘了數片大芭蕉葉，到延義亭上睡著納涼。四面窗櫺掛起，有微微的風透進，又送著荷花的香氣，撲鼻沁心，令人神致頓然清爽異常，阿瑤便蒙籠的睡熟。相巧紅雯此時帶了雙喜，也往延義亭來。紅雯一路看著荷花，口內與雙喜說著話，由池邊信腳走至亭前。正待跨步上階，雙喜眼快。早見亭內有人，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阿瑤睡在裡面，暗想道：「這廝很會尋受用，亭內本來風涼。他還用蕉葉墊著睡覺，豈不分外爽快。」便止住紅雯不前道：「姨奶奶別要去罷，阿瑤睡在亭內呢！」

紅雯聞說，停住腳步，抬眼果見阿瑤睡在亭內，上身赤膊，露出一身白雪般的皮肉，紅雯心內不由怦怦的跳了幾跳，頓時兩腮赤暈，如新放桃花一般。原來紅雯當丫頭的時候，即與阿瑤熟識，又不時到外面傳示方夫人的說話，見了阿瑤都要搭白兩句。阿瑤本是個風流種子，情竇早開，恁什麼訣竅他都體會得見。紅雯與他親熱，那眉梢眼角，不無偶涉盼送。阿瑤亦愛紅雯苗條可人，樂得湊著趣說幾句話兒。

後來因小儒收了紅雯作妾，有了主僕名分，阿瑤即不敢同紅雯說笑。有時碰見，不過請叫聲，低頭垂手，侍立一旁，讓紅雯過去，此乃阿瑤伶俐的處在。他因紅雯以前和他說笑慣的，倘然此時無意說錯了話，一則怕紅雯而今做了姨娘，竟翻過臉說他戲弄主子；二則恐被別人見著，說到老爺太太耳裡，我有幾顆腦袋，敢去捋這虎尾。反把從前思慕紅雯的一片私心，全行撇去。不意紅雯仍是前番性格，見了阿瑤，都要尋出些話來，同他兜搭。

今兒適值阿瑤睡在延義亭內，身畔又只有雙喜一人，便笑對雙喜道：「巴巴的到了此地，正好歇息著，再去逛逛各處。可厭阿瑤，他偏睡在裡頭，你去喚他醒來，往別處睡去。」雙喜即走入亭內，用腳踢著阿瑤的腿道：「醒醒罷，別要睡了，仔細風吹出病來。這裡也很涼爽的，你尚要墊著芭蕉葉子，不如爬到池子裡去睡，還快活呢！」阿瑤被雙喜踢醒，看了看，復又翻身向內，合上眼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不要和我鬧了，好容易偷著這半刻工夫來睡著歇一會兒。我適才見你姊妹們，在紅香院那邊鬥草呢，你快尋他們人伙去。這裡冷清清的，有什麼好玩兒。」雙喜笑道：「別要見你娘的鬼，誰和你鬧的。你睡在這裡，干我什麼事？我也沒有那麼大臉面請你得起，你倒看看亭子外，是那個來了，可配得上請你起來讓他。」阿瑤聞說，即欠起身一看，見是紅雯站在亭外。忙一骨碌爬起，披上小衫，將地上蕉葉連抓帶踢的擦過一邊，笑道：「你這鬼丫頭，何苦來捉弄人。就說是姨奶奶要到亭子裡來，我久經起身了。偏生窩子疙瘩的，同我鬧這無因的閒話，停刻再和你算賬。」

紅雯見阿瑤已起，遂徐徐的走進亭中坐下。阿瑤請了安，退立一旁。紅雯便向雙喜道：「在日頭地下走到這裡，實在熱得人慌。你去就近那裡取碗茶來解渴，要快去快來。」雙喜答應走出；自去取茶。阿瑤亦要跟著雙喜走出，紅雯即問道：「你今日園子裡沒有事麼？」阿瑤見紅雯有話問他，便停住腳步，回道：「園子裡每天午後澆灌過花草，即沒有事了。」

紅雯四顧無人，便眯斜著雙眼，笑道：「阿瑤，可知道你這差使，虧的誰人？又是中等執事，又投有粗重生活，別人求還求不到手，你那裡初次當差，即有這個美缺。自從以前那管園的告了病出去，我即思量到你可以頂這執事。恰好老爺太太那日閒談，說園裡沒人管理，花草都枯壞好幾種了。即叫奶奶查一查，有什麼妥當人補一名去。我就趁機保舉了你，老爺恰好也說你勤謹可靠，才叫奶奶補上你的名字。我只恐你直至今日，猶認做是老爺的提拔呢！若非我從中保薦，你夢想也巴不到這個執事。；雖說沒什麼好處，將來由此可望調充上差。你應該謝謝我，才是情理。」

阿瑤聽了紅雯一番說話，又偷眼見他笑嘻嘻的，低言俏語相問，心內豈不明白。一時間，也由不的亂了方寸，將梁明囑咐的話，與那平日怕人傳說的心腸，一齊拋向九天雲外去了，亦笑著道：「哎喲！我今兒才明白，這個差使是姨奶奶的恩典保薦，真正我尚在夢裡呢！我也說老爺平空的派我這件輕鬆執事，其中都有原故。若早知是你老人家的提拔，豈獨叩謝了事，猶要孝敬姨奶奶，心裡才過得去。」說著，走近一步，扒在紅雯面前，連連叩頭道：「今兒多叩幾個頭，權且謝謝罷，改日再補孝敬。」叩下去的時候，阿瑤的腦袋，相離紅雯一對小腳只有寸許。一氣叩了十數叩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頭皮早碰看紅雯腳尖一下。

紅雯笑道：「滾去罷，我也不需要你叩頭謝我，不過說明白了，使你知道並非他人之力。」也用腳尖在阿瑤腦〔袋〕上挑了一下。阿瑤此時，更外心神撩亂，爬起身正要再說，見雙喜已送進茶來，阿瑤仍退在原處站定。其實阿瑤走近叩頭，紅雯用腳挑他，雙喜早看得真切，佯作不知，遞上茶，笑對紅雯道：「我去園裡尋了半晌，都尋不出一盞茶來，還是到屋子裡取來的。又怕姨奶奶等著發急，取了茶忙忙的跑來，跑的一身大汗。好笑這兩步路，腳都跑痛了，頭都跑暈了。」雙喜說到腳痛，即望了紅雯一眼；說到頭暈，又瞟了阿瑤一眼。紅雯、阿瑤，不由的兩人不約而同，紅了臉，低下頭。

紅雯即笑罵道：「你這小東西，很會放刁，怕我說你來慢了，反先說腳呀頭的，又怎麼痛呀暈的。你不必嘖嘖，你的心事我明白。」雙喜笑道：「只要姨奶奶明白我的心事，丫頭還有什麼話說。」說著，回頭問阿瑤道：「你尚在這裡麼，早知你站在這裡閒話，叫你代我取茶去，可不省得腳痛頭暈的了。」阿瑤亦無話可答，惟有紅著臉一笑而已。

雙喜又道：「姨奶奶，稍坐一會兒，我出去即來。」紅雯道：「你又往那裡去尋魂？別要走開，我也要回去了。」雙喜笑道：「真正你老人家，不體恤人情。我自然有要去的事件，難不成當著阿瑤，明說出來麼？你老人家也該明白了。」說罷，頭也不回，竟自下亭而去。

阿瑤道：「這位雙姑娘，亦習學出來了。曾記初來的前兩年，高聲也沒有一句。現在口齒便利，很會說幾句調皮話兒。」紅雯笑道：「但凡丫頭家，到這麼大的年紀即思作怪。他知道什麼，不過信口亂噴亂嚼。罷了。」又問阿瑤道：「你補園裡的執事，好有兩月了。怎麼不見你到上頭去領銀子，繳換的物件呢？」阿瑤道：「我已領繳過數次，俱是在奶奶那邊回話的。」

紅雯道：「可見你們都是沒良心的人。如今只認得新當家的奶奶，前去奉承巴結，也不見得替你們說一句好話兒，調劑你們，調個上差；尤其你是我保薦的人，難道也去伏上水麼？即著你以前不曉得是我保薦，一切回話又不便到我那邊，也不怪你。可知太太亦派了我幫著當家，或者奶奶沒得空閒，你們也要來就教我的。況且你由園子裡到奶奶那邊，都要走我院門外經過，何妨順便或早或晚，進來問個安，也見得你們的人心，把我這不逢時的半邊主子，尚放在眼裡。不成你們就拿穩了，沒有事要著我麼？我說你們沒有良心，可是不錯的。」

阿瑤笑著，假作發急道：「姨奶奶真正要冤屈殺人，你老人家背後去問著雙喜姑娘。我每逢朔望日期，到上頭去請安，卻實因天氣暑熱，恐姨奶奶們乘涼，起居不便是有的。若說我瞧不起姨奶奶，暫時即雷劈了腦子去。同是一樣的主子，家人們敢分彼此麼？沒說姨奶奶是上頭主子，就是這府中多年的老管家，現在退了執事，我也不敢存瞧他不起的心。姨奶奶如不相信，隨便叫我立

個什麼毒誓，我都可以的。」紅雯笑道：「誰要你發誓。這一來，我豈非白怪了你麼？將來只有留心著，那裡空了上差執事，可以說話的處在，再代你為力罷。」阿瑤聽了，即打了一千兒道：「家人先謝了姨奶奶的提拔。」

紅雯笑了笑，叫阿瑤起來，猶要同他說幾句體己的話。究竟不放心亭外有人無人，便立起走至欄杆邊眺望，不料阿瑤墊身的蕉葉，踏在腳下，猛然一滑，幾乎跌倒。慌的阿瑤搶步走過，扶住紅雯。因匆忙之際，恰恰阿瑤的手擦在紅雯乳上，目下所穿不過兩件紗衣，宛如擦在皮肉上一般，直覺得軟而無骨，滑不留手，把個阿瑤身子都酥麻了半邊。正欲就勢輕薄，紅雯將身子往後一縮，飛了阿瑤一眼道：「你真該作死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忽聽得雙喜在亭外，高高的聲音說道：「綠鶯姐姐，飛香妹妹，你們快來看，這池子裡有朵並頭荷花，實在愛人呢！」

紅雯聽了，忙回身來看，阿瑤亦嚇的倒退至亭口站下。果見綠鶯、飛香由石橋那邊，攜手聯翩而來。紅雯急中有智，忙望阿瑤使個眼色，即說道：「你這小於，好不懂規矩。有什麼話，到上頭回去。這裡那裡是回話的所在麼？而且還有奶奶在家，有什麼事，理應請他示下，我是不管這府中的事了。」阿瑤會意，口內答應著，早走出亭外。恰好綠鶯、飛香已過石橋，迎面走至。阿瑤故意咕囁著道：「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，也配得上發話。我只說抄點近路，免得這麼大熱天，跑來跑去的。誰知反多出事來，可不是我晦氣麼！」綠鶯接口道：「阿瑤哥，你不能算晦氣，我猜你還是運氣呢！」阿瑤也不答言，大踏步過橋而去。

原來綠鶯、飛香兩人，在石橋那邊即看見紅雯與阿瑤在亭子裡說話，並阿瑤前去扶住紅雯。又聽得雙喜招呼他二人，分明使亭子裡知道，更外心內明白。綠鶯到了亭口，見紅雯臉上一紅一白的，便笑道：「姨奶奶也在這裡納涼麼！可笑阿瑤，到亭子裡回姨奶奶的話，碰了姨奶奶的釘子，他還咕囁著說是晦氣，白繞了道兒。是我說他會抄近路，到這裡來回話，不算是晦氣，直頭是運氣呢！」

紅雯聽綠鶯句句皆譏刺著他，好似適才的景況，已被他見著。不便答言，怕惹出別的話來，即喚雙喜道：「你隨我回去罷，我們屋子裡也多少沒有日影了。」綠鶯見紅雯不來理他，亦不進亭子，回身迎著雙喜道：「妹妹，你叫我來看並頭蓮，其實我在橋外就看見了。我一生最喜的是什麼並頭蓮、雙蒂花，見著了即要折回去插瓶兒玩。仔細想起來，豈不是這一朵好好的並頭蓮，遇見我這不知趣的人，生生的把他拆散了。」雙喜亦知綠鶯話中有話，不好回他，惟有付之一笑道：「我此刻不陪姐姐了，要跟姨奶奶回去。少停洗了澡，到我那邊乘涼說話兒罷。」便走至亭前，隨著紅雯匆匆去了。

綠鶯、飛香見他們已去，也隨後回來。綠鶯對飛香道：「你可見這驕貨，與阿瑤那般光景麼？我就知道老爺太太不在家，他們都要鬧出笑話的，果不出我所料。這兩日，我早晚在園裡，一半也是防著他們。不意他們竟敢於人眾往來之地，做那個勾當，試問有多大膽子？他們今兒，是被我們衝散，大矢所望，未必就這麼死心塌地的罷休。大約讓過風頭，仍然要另尋機會。你回去千萬不要在奶奶面前說什麼，連媚奴前都不用提起。由明日起，我與你要加倍防範，冷眼瞧著他，切不可露臉。若看出一半點破綻，那時他的把柄得在我們手內，說不得爽性翻出來，大家看看。好羞死那驕貨，代媚奴報世前恨。若露了臉，或回了奶奶，一時傳揚開去，他沒有把柄落下，也不怕我們，倒叫他提防著我們了。」

飛香點頭，「連稱曉得，即罵道：「也虧紅雯那驕貨不識羞恥，不顧天理。老爺，太太，都待他甚好。他還要乾這些闇昧不明的事，那淫婦豈不喪盡良心麼！不獨姐姐要替媚奴姐姐報復，即是我至今也覺耿耿不服的呢！」說話間，早出了耳門。綠鶯又叮囑了飛香一番，方各自散去。

且說紅雯回到自己房內，心裡又恨又愧。恨的好事將成，被綠鶯飛香兩個賤人撞破。愧的綠鶯說的話，好似看見我與阿瑤什麼了，倘然傳揚開去即是是非，叫我怎生對人？落後一想，又自己啞著自己道：「見什麼鬼，我也未曾被他們拿著什麼把柄，就是說我和男家人說話，亦沒什麼干係。從此我拚著不進園去，他們也沒的說了。」便起身脫了衣裙，到院落內乘涼。

雙喜心裡亦在那裡暗想：「不意姨奶奶也歡喜阿瑤，果真阿瑤這小東西，令人可愛。今兒姨奶奶既當著我，露了馬腳。我也樂得去結識阿瑤，不怕姨奶奶怎麼了。他自己不正，焉能正人。況且我終久要發出去的，若嫁了阿瑤，也算心滿意足。不如趁著這個機會，與『阿瑤定了實在，不然發出去的時候，那裡單單配與阿瑤。還不知阿瑤心內如何？姨奶奶縱然同阿瑤有了扯搭，也不過有一日算一日。不能老爺收過房的人，還好再給小子麼？明兒待我先去勾引阿瑤入了圈套，隨後再慢慢求著姨奶奶，把我許配了他，或叫阿瑤上去求討『才能十拿九穩。也不怕姨奶奶不依著我行，他的把柄兒落在我手內呢！」

雙喜自從派了伺候紅雯，凡小儒進房，都是他上來服侍。紅雯又與小儒十分親密，甚至雙喜在面前，他也不避，竟自謔浪笑說的去媚小儒。雙喜漸漸長成，有了情竇，逐日的看去亦解得此中勾當。此時獨自尋思，打算到情濃之處，不禁臉泛桃花，遍身火熱。勉強伺候了紅雯晚飯，即推病去睡。」

紅雯心裡亦有心事，要想再去園裡走遭，怕的綠鶯等防察，一露機關，許多不便！若要不去，又拋不下阿瑤。我本來存心已久，好容易盼到這機會，偏生中多阻隔。輾轉籌思。也早早的睡了，一夜都沒有合眼。

次日清早，紅雯方才睡熟。雙喜忙忙的起來，也不梳洗。進房看了看紅雯，一時不得醒來。便大著膽，走至後進開了耳門，直向園中來尋找阿瑤。恰好阿瑤亦因昨日與紅雯正到好處，可恨為綠鶯等衝散。回到房內，吃了飯，即倒身睡下。翻來覆去，一夜無眠。又想到日間擦擦紅雯胸膛，那般的酥軟可愛。倘僥倖能同他貼皮靠肉一刻兒，不知怎麼受用呢！眼睜睜看著天明，起身穿了衣服，要想借著件事兒，到紅雯那邊回話，探探他的動靜。正走至兩翻軒外，迎面撞見雙喜穿花拂柳而來。

阿瑤喜從天降，忙叫道：「雙喜妹妹，那裡去？今日好早呀！」雙喜抬頭見是阿瑤，忙搖手道：「不要高聲，我正有句話，特來尋你告訴的。」說著，便先自跨進兩翻軒內，阿瑤也跟著進來，順手推上了院門。四顧無人，又因天色尚早，料定同伙們都未起身，不由得欲心頓熾，無暇問雙喜來尋他，說什麼話的？即大著膽，雙手把雙喜摟住，叫了聲「好妹妹，難得你我緣，此時又沒有人來，正好先做夫妻，了了我昨日的願心」。又一把將雙喜抱起，走進中間，在當中一張楊妃榻上按倒。

雙喜到了此際，又驚又喜，假作掙扎道：「你活的不耐煩了。我好意來告訴你的話，竟敢調戲我，快快放手，我若喊叫起來，或去回了姨奶奶，定要活活將你處死的。」阿瑤見雙喜口內雖說硬話，並不十分撐拒，知他早已心肯。也不答他，便用手解雙喜的裙帶底衣。

看官們要知，男女私情膽有天大。任他刀山油鼎在前，百般的利害，這一刻總付之度外。若要問他們怎生苟合，我亦難於形容穢褻筆墨。總之一個是未破瓜的女鬢，一個是乍得趣的小子，又是兩意相投，彼此愛慕已久。一旦遂心，更覺得分外綢繆，孜孜不捨。

事畢，阿瑤扶起雙喜，摟在懷中，對面喘息。雙喜條上裙褲，一手理著頭髮，斜睨著阿瑤道：「我今兒被你欺負足了，說不得事已如此，將來我這身子配與誰呢？」阿瑤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放心，我都要設法求了上頭，討你回去，做個天長地久夫妻，斷不能拋撇下你來。我若有半字謊言，叫我異日不逢好死。」雙喜忙按住阿瑤的嘴道：「清早起，誰要你賭咒，我知道你的心了。」

阿瑤道：「言歸正傳，你來尋我說什麼話的？」雙喜道：「我家姨奶奶久已有了你的心，只是不好出口，又怕人多眼眾。」

昨日和你在亭子上那般形色，你也該明白。可憐昨晚，一夜兒都沒有合眼。我們要想個法兒，弄他和你好了，我們方可常常在一堆兒呢。」阿瑤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也這麼想著。然則今兒，你是特特的來尋我的了，我亦算得識趣的人，不使你空往這一場。」雙喜臉一紅，跳下地來道：「呸！沒良心的東西，嚼舌根的賊胚，討了我的便宜，還說冷落人的話。下次呢，永不上你的當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

阿瑤忙走上一把拖住，陪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我和你說笑玩兒的，怎麼你認了真？」又隨手將雙喜袖內一條汗巾扯過，藏在自己袖裡道：「好妹妹，這塊汗巾賞了我罷，我見汗巾，即如見著妹妹一般。」又千妹妹，萬妹妹的，叫了多聲。雙喜忍不住「撲嗤」的一笑，將手攏脫道：「別要纏人了，恐怕有人來見著，許多不美。有空兒，我們仍在這裡相會。」阿瑤連聲答應，遂讓雙喜先出

院門，自己慢騰騰的走出。

剛剛兩人才先後出了院門，一抬頭，見綠鶯。飛香相離面前不遠。阿瑤雙喜兩人，不由的吃了一驚，頓時面紅耳赤。阿瑤即縮身從院門口一株垂柳外，轉過紹雪齋那條路上，飛也似去了。雙喜無奈，迎上來問道：「姐姐，妹妹，好早！我昨日一方汗巾丟在園子裡，怕有人撿了去說閒話兒。今兒來尋了半會，又沒尋得著。姐姐們若是撿到了，我即放心不去尋了。」

綠鶯微笑道：「你說我們早，你更比我們早呢！原來你來尋汗巾的，我說你怎麼頭不梳，臉不洗的，跑進園來。你不講明，只道你為著一件什麼切己的大事呢！我與飛香，都沒有見著你的汗巾。果真撿得，自然還你，我們不愛那物事兒。別說我們沒有撿得，就是撿得了，你也盡可放心。你我是同伙一般的人，單怕不是我輩們撿了去。將才你後面不是阿瑤麼？他明明的跟著你走，因何見了我們，鬼鬼祟祟的岔路去了。別要被他撿得，到了背後說你是送他的表記。尤可惡他清早起四處亂跑，將來園子裡我們是要常到的，怎容他夾在我們隊裡鬼混。說出去叫人聽著，不像句說話。少停倒要去回奶奶，處治他一頓。」

雙喜聞說，直羞得滿面通紅，開口不得。見綠鶯要去回蘭姑，心內更急更怕，又不便攔他別要去回。若攔了他，分明我與阿瑤有了什麼私情。只得勉強答道：「可不是呢。昨日我同姨奶奶在延義亭裡坐著，他竟扭上來回話，姨奶奶給他釘子吃了，他才走出。今早我來尋汗巾，他又問長問短的討厭。我也想去回姨奶奶，給他個沒趣，他方知道利害呢！」說著，故作驚訝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來了半晌，姨奶奶要起身了，別喚不著我，又要生氣。」便頭也不回，飛風而去。

綠鶯笑對飛香道：「今兒是人賊現獲了。可惜遲來一步，早來片刻，還有好笑話兒呢！」飛香笑道：「罷喲！果真見著，叫人怪臊的。就這麼著，看他們怎生抵賴得去。我是要回明奶奶的，正好借著雙喜這浪蹄子，堵紅雯那賤人的嘴，又可代媚奴姐姐出口氣。」綠鶯方欲答言，猛回頭見那邊路上，有一件紅通通的東西，忙走去拾起，認得是雙喜的汗巾，與阿瑤平時用的一方半舊白灑花綢帕，纏在一堆。想像阿瑤匆忙走避，落於地上。綠鶯大笑道：「這才是真贓呢！有了這個實在把柄，看他們飛上天去？停刻我去回奶奶，你休要開口，我自道理。」飛香點頭答應。兩人拿了那汗巾手帕，興匆匆的直向蘭姑房裡來。

蘭姑正在窗前梳頭，綠鶯上前請了早安，即將如何見雙喜與阿瑤在兩鬮軒中走出，『阿瑤見了我們，怎生躲避，雙喜同我們說話，怎生支吾，又拾得雙喜的汗巾，與阿瑤的手帕團在一處。並將昨日，紅雯在延義亭內和阿瑤調笑，雙喜在亭外做眼目的話，由頭至尾細說一遍。蘭姑聽了，甚為詫異，忙問道：「這話可真麼？」綠鶯道：「怎麼不真，並有飛香同我看見。我們今兒先回奶奶聲，請奶奶做個指證。待太太來家，我亦要回明的。」

蘭姑見綠鶯說得確切，料非假話。急起身挽了頭髮，將綠鶯叫入套間內道：「你且坐下，我有句話要勸你，切不可不信。適才的事，你親眼見著，斷非無因；但是你告訴我則可，萬萬不能去回太太乙一則紅雯是太太的丫頭，又是太太一力攬撥老爺收房的。目下紅雯，雖未做出那長進的勾當，他房內雙喜，已有實據在你手內，又有延義亭內一段情由。太太正因日前的事，氣他不過。這回太太知道了，臉上分外過不去，勢必告訴老爺，攆出雙喜，將紅雯關鎖，阿瑤送官重處。試問誰人不要面孔？他們既破了臉，又敗了名聲，恐有性命之虞。你何苦暗喪陰鷲，又使太太作氣。你不過因他主僕們，大模大樣的擅作威福，令人可厭。難得有這個把柄落在你手內，正好發洩。殊不知今兒是雙喜做的事，紅雯並未與阿瑤有什麼苟且，徒然結下仇恨。況且人急懸樑，狗急跳牆。不說他無顏對人，短見的話，倘若他到了急處，含血噴人，反咬你們一口。你們清清白白的身子，何苦受他糟蹋呢？」

綠鶯道：「那倒不怕他，昨日延義亭內他同阿瑤做的那些醜態，不是我一人看見，還有飛香見著的。請太太重處阿瑤，雙喜兩個人，追究這段情由，自有水落石出，真的真假的假，任他怎麼抵賴不去的。果真我們栽害了他，情甘反坐。非是我們一定要與他們作對，實因他欺人太甚。前日他與媚奴那般鬪鬧，還傷著奶奶；甚至連太太吆喝都不怕。我們不必說，更不放在他服內了。趁此打他下馬來，使他曉得我們利害，才不敢放肆呢！奶奶不要管，我比不得奶奶那般寬洪大量，可以容得他。」

蘭姑見綠鶯執意要回方夫人，又極力帶說帶勸的道：「我猶有個兩全其美，調停法子在此。隔一日，我悄悄去對紅雯說明，曉得是你們放他過去，存他體面，不揭破這件事。叫他和雙喜，背地裡來招呼你一聲，下次再不致同你們作對了。至於你代媚奴抱著不平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總叫媚奴感激你就是了。好孩子，你信我的話，包你不錯。你別要疑我護庇紅雯那騷貨，其實我亦恨他呢！無如中間夾著太太，太太待我我是沒有說的。他的面皮都要顧著，才合情理。」

綠鶯聞蘭姑的話，甚為近理，想了想方應允，又道：「奶奶代他討下人情，真便宜他們了。千萬奶奶要給他們個信兒，別要我們饒了他，還落他笑話，說我們不敢去惹他。」蘭姑滿口應承道：「你放心，總叫他們過來招呼聲，若是心高氣硬，不肯伏頭，你儘管去回太太。那時我再攔你，可好麼？」綠鶯笑道：「奶奶真正是個好人，也算他們運氣，碰見奶奶這樣菩薩心腸。」又說了一會閒話，方回房去。

單說雙喜進了耳門，一面走，一面跺腳道：「倒運，倒運，偏生不早不遲，撞見他兩個，若說到太太耳朵裡，便怎麼好？打罵我都不怕，三不知再攆我出府，海也乾了。只愁說明了這件『事』，叫我怎生見人？羞也該羞死了。罷了，事到臨頭，懊悔何濟，亦是數該如此。不如老著面皮，去回明了姨奶奶，求他替我設個法兒。俗說寧撞金鐘一響，不撞破鼓千通。料定他不能不答應的，他也怕鬧開來，牽累著他。再則事從根上起，他同阿瑤在亭子裡的情由，亦掩藏不來了。心內想著，不覺到了房外。見紅雯早坐在窗前梳頭，見了雙喜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清早往那裡去的？我起來喚了半晌，沒有人答應，叫我心裡反害怕起來，你縱然有事去，也該待我起身說明了。看你忙的蓬頭垢面的，這般鬼樣，到底有什麼大不了的？」

雙喜因紅雯再三追問，又見房內無人，便跪下道：「丫頭要求姨奶奶救命。你老人家若不開恩，丫頭橫豎都是死，不如求姨奶奶打死丫頭，倒還乾淨。」說著，不禁滴下淚來，在地上連連叩首。紅雯見雙喜突然如此情形，很嚇了一跳，不知何故，忙道：「你不是瘋了麼？什麼事件，要我救命。你且說與我聽。」雙喜聽問，頓時滿面緋紅，無奈將他到園子裡去會阿瑤的話，細細說明，又將自己心內的私情，亦直說出來。

雙喜話方說完，早把紅雯氣得軟癱在椅上，手內執的一柄牙梳，不知不覺跌落地，分為兩截。顫抖的指定雙喜，罵道：「你你這下流不堪的東西，還還得麼？我只問你十五六歲的黃花女子，怎麼知道乾這些無法無天的事，可不是反了麼？還有一說，既要偷漢子，又弄得不得人，被人看見。偏偏又被那兩個賤人見著，定然要鬧得合府皆知，你將什麼面目對人？還要帶累我不乾淨呢！怎麼你猶有這付老臉，前來求我？還要說死說活的，挾制我。你如果要死，當時被他們撞破，就該去尋死。」

雙喜到了此時反橫了心腸，拚著去乾，便直起腰來，回道：「姨奶奶，別說罵我，就是打死丫頭，也心願情伏的。我此刻悔之已晚。譬如強盜，已經打劫了人家，縱然洗手，也來不及了。丫頭還有句不顧羞恥的話，斗膽回姨奶奶。也要怪阿瑤，平時兜兜搭搭的來撩撥人，丫頭一時胡塗，才上了他的當。即如府中同伙的姊妹們，歡喜和阿瑤兜搭的，亦不止丫頭一個，不過丫頭做的不機密些。我此時也沒甚別的想頭，惟有求姨奶奶念主僕之情，能於成全了丫頭，殺身難報大德。不然丫頭橫豎皆是一死，既已錯了一次，若叫我再錯第二次。丫頭情願待太太回來，拚死去回一聲，設或太太的恩典，將我攆出去嫁了阿瑤，那是天大的造化。否則，同阿瑤一堆兒處死，丫頭並不懊悔。」

紅雯聽雙喜所說的話，皆是挾制他昨日園子裡的事。不由得又急又氣，順手拿起一根門門，咬著牙齒，狠命的劈頭劈腦亂打。雙喜目下，連死都不怕，沒說是打了。反直挺挺的跪著，咬牙忍受，聽恁紅雯來打，既不躲閃，又不啼哭。

正鬧的沒開交處，蘭姑早掀簾進來，見紅雯亂打雙喜，明知為的是將才的原故。忙上前把紅雯擋住，奪下門門拋過一旁，笑道：「什麼事情？清早起鬧得這般形像。多分是主子的下牀氣，拿著丫頭髮泄呢！說出來，我評評看，該打不該打。」又將雙喜拖了起來，叫他出去。

紅雯即起身讓蘭姑坐下，氣吁吁的道：「姐姐你不要問，我被這小妖精要好氣死了。我有多少的話，也沒嘴說他。只問著他自己所行所為，非獨該打，即是千刀萬剮，還輕待了他呢！」蘭姑笑道：「究竟因什麼事？你生此大氣，又說得如此利害。丫頭們犯

的法，不過懶惰不聽呼喚，甚至偷竊物件，搬鬥是非，即是極重的事了。照你這般說法，難不成犯了那話兒的毛病麼？那是沒有的事，雙喜這孩子年紀既輕，人又老實，又沒人引誘他，斷乎不致如此。倒叫我難以猜度，好妹妹你明說了罷，也使我放心。」

紅雯聽蘭姑問到這裡，頓時臉上一紅一白起來，便猜到綠鶯。飛香回去，定要先告訴他。多分他已盡知這事情由，佯作不知來問我的，即長長的歎了一聲道：「叫我有口難言，怎生對人講說？好在停幾日，你都要知道的。我亦自知約束不嚴，難逃其責，總被這小妖精坑死了。無奈此時卻不便告訴你。姐姐大約你也曉得一二，不必假裝不知，來哄我了。」

蘭姑見紅雯滿面羞慚，不好再往下追問，將坐位挪了挪，相近紅雯身邊，附著他耳畔低低說道：「妹妹，你毋庸藏頭露尾的瞞我，你說我曉得一二，這句話倒被你猜著。雙喜所犯的事，我雖未盡知，大概情形不過如此。我是專為這件事，過來排解的。」遂將綠鶯、飛香如何看見雙喜和阿瑤在兩翻軒內出來，又如何撿得他兩人的汗巾手帕纏在一堆，綠鶯怎生要去回明太太，我怎生勸阻下來，「怕的說出來，與你妹妹不便。因是你房裡的丫頭，卻要你耐著性子，將綠鶯叫來，用好言撫慰他一番，方保得平安無事。不然恐綠鶯明雖應允，一俟太太回府，他竟說了出來，便怎麼呢？有你妹妹當面囑托過了，他即不好反齒。至于飛香，你盡可放心，我可包管他不敢多話。此乃我的一片好心，既顧了雙喜體面，又省了你一場氣惱，卻不要疑惑我的指使。那才是俗語說得好，送喪的反葬入土裡去。你妹妹再斟酌斟酌，這麼做去，可穩妥不穩妥？」蘭姑並把延義亭內的話，隱過不提，恐紅雯難以為情。又恐紅雯因綠鶯等人，沒有說出延義亭的事，只當他們不知，即不代雙喜去安慰他們。想了想，便隱隱約約的說了兩句，使紅雯心內明白。

紅雯聞蘭姑說到他心病，直羞得面如紫漲，粉汗交流，哽咽著不能出聲，好半會，方答道：「承蒙姐姐盛情，周全我的聲名，心感不盡。若論雙喜這小賤人，如此膽大妄為，我拚著擔個不是，甚至再說我縱婢為非，看他將什麼面孔對人？好在我沒什麼實在把柄在他們手內，那些石上栽桑的話，也不好一定作準。現在你姐姐倒肯成全雙喜，我還有什麼說呢？各事都遵姐姐吩咐，事過之後，我再領著那小賤人，到姐姐那邊來叩謝罷。」說著，自己先起身福了兩福。

蘭姑忙一把扯住，推紅雯坐下道：「你我自家人，你的丫頭，即是我的丫頭一般。鬧出閒話，彼此都不好看相。但是事不宜遲，今晚明早，就要去安排綠鶯一聲。怕的太太日內回來，即不便說話了。」紅雯點首，連稱曉得，正欲喚雙喜進來，叩謝蘭姑。忽見飛香忙忙的走入道：「太太同各家太太都回來了，已下轎到了中進，請奶奶們快去迎接。」

紅雯聞說，這一驚不小，急立起拉著蘭姑，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爽性要成全我的，偏生太太此刻不先不後的回來，叫我顧計那一邊呢？仍要懇求你，暗暗向那人說聲，安慰住他。我偷個空兒，即去會他就是了。」蘭姑道：「不要你叮囑，我自會安慰他。」便轉身出房，逕至中進，來迎接方夫人等。飛香對著紅雯笑了笑，也跟了蘭姑出外。紅雯此時滿肚愁煩，亦慌忙換了幾件衣裳，向中進而來。未識方夫人回府，綠鶯可說出這件事情，要知端的，下文自有分解。